

新增格古要論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九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黃正位 黃叔重校

文房論

新增

硯前四卷

評筆

見事林廣記

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筆或用鷄鴨毛或以
雉尾五色可愛 又有豐狐毛虎僕毛鼠須羊毛麝
毛狸毛羊須胎髮然皆未若兔毫爲佳 兔毫須取

崇山絕仞中之兔八九月收之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不孕則毫少筆貴

夫筆須要尖齊勁健筆之四德今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秃不中用矣

宣州諸葛高常州許穎洗鼠散上卓長心筆最佳
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筆最得名皆湖州人住金陵
永樂初吉水鄭伯清以猪鬃爲筆健而可愛其心則
長子少時甚愛之

收筆

蘇東坡以黃蓮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

黃山谷以蜀椒黃蘗煎湯磨松煤染筆藏之不蛀尤
佳

洗筆

以器盛熱湯浸一飯久輕上擺洗次用冷水滌之
若有油膩則以皂角湯洗甚佳

筆卦

有教

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予復何言哉然予
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若罍罍耒耜弧
矢杵臼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
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况筆之

爲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簿書期會
四海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錄其功不下於罟罟
耒耜弧矢杵臼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
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於
孔子易也固宜予曰不然筆不始於古乎則包羲氏
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科斗鳥迹鍾鼎籀篆之文
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氏其
所由來則遠矣乃不見稱於孔子易者其在夫夫之
書契也與吳興筆者陸生索子文以衍其技竊謂包
犧氏畫卦之物卽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并作筆

卦以貽之

☶筆元亨利用書貞吉彖曰筆聿也剛柔合而成內
虛而外健柔得中而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
利用書貞吉書契筆而天下治也春秋筆而亂臣懼
也筆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天下文明筆先王以作書
契代結繩初九田于林臯獲兔拔毛以其彙征吉測
曰獲兔拔毛大有得也六二淇園伐竹用資簡牘測
曰淇園之竹虛而直也用資簡牘言有實也九三秉
筆濡其墨王用亨十三畫大吉測曰三畫之吉其文
立也九四隕筆不利入於場屋有悔測曰隕筆有悔

其行塞也九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測曰利見大人
居君側則天下同文小人黜也上九筆顛剝不資錄
其形禿終凶測曰筆顛形禿任之極也

至正辛卯冬十一月廿又二日京兆宇文材述

筆對

尋陽張羽造

班超歸自西域止于洛陽閉門養疾無所逢迎有一
儒生銳首而長身款扉投謁自稱故人門者辭曰君
侯久勞于外精神消亡不樂於應接公卿大夫雜坐
于門尤不得望見顏色安問故人生聞之驚然變色
毛髮竦豎排闥而入如脫兔顧謂超曰子當壯年傲

功速利馳志異域棄我如徒跨騰風雲一息萬里子
固絕我矣而我未嘗與子絕也凡子之建功名享爵
位耀於今而垂於後者我與有勞焉子不德我乃待
我以不見乎超聞之瞿然而視且怒且疑與之坐而
問曰子欺我哉逢掖之士淹寂穹廬游味術藝呻吟
典謨研朱漬墨佔畢操觚自厭百家腕脫六書若史
遷發憤於紀傳伏生皓首於遺經董子下帷而講授
劉向閉閣而研精相如託風於詞賦楊雄覃思於法
玄彼皆收功於老死之際成名於隔世之間樂爲迂
澗往而不還故爾得以揚眉吐穎含毫銳思或呈材

以效能或擒藻而綺靡寫幽思於尺素垂空言於百世雖聖知之有餘諒非爾而莫濟僕誠不能與吾子並故逃爾而遠逝於是要櫺具之劔擁澧特之旄左執鞭弭右屬韃索謝弘玄之流招劇季之豪望蒲類而北向踰流沙而西涉鳴鏑伊吾之野飲馬長城之窟羈名王於轡組膏酋豪於鈇鉞橫四校於龍堆出九死於虎穴但見千車雲屯萬騎雷合矢如焚流戈如電掣紛紜上天動地吸知者爲之愚勇者爲之怯尔於是時固已銷鋒歛迹顛倒筐篋聞鉦鼓而魄遁望羽旆而瞻讐又豈能出一奇畫一辭以相及哉夫

名不可以虛得功不以詞幸取勞之未圖報於何有生
乃卓然起立進而言曰吾聞大功無形大利難名仁
人垂德於不報志士弛勞而不爭凡我之功遠者大
者人所共知不待覩縷近在子身何獨未喻子游京
師困於逆旅與我庸書求直官府握手終日未嘗厭
汝工爾字畫順尔指使成爾文章通爾志意仰事俯
畜皆我是賴及爲令史掌書蘭臺辰入酉出必與爾
偕言無尔違行無尔乖夫何一旦絕已固之交結叵
信之友壞可成之功造難就之計舍聖賢之業操不
祥之器乘机蹈危以傲一時之富貴然我猶圖封管

之勲忍投地之耻將全尔交未卽背棄若乃戎車竟
野仗鉞誓師文告之修我記尔辭伍符尺籍有所徵
發我傳尔信應期而合或移書而飛文或安屯而救
實或計功於莫府或通訊於隣國凡此多端匪我弗
克尔在姑墨上書乞兵我寫尔心卒獲所請尔厭西
土情懷首丘泣血騰章寔我所暮女弟陳辞悲難激
切感動天子寔我所畫旣而還旅窮荒縣車帝里微
我之惠何以及此雖然此特其小小者耳若夫鋪張
鴻休潤色弘烈書之旂常列之簡冊使尔得以流英
聲騰茂實光明顯融千載而不滅者其功豈易卜哉

今子徒欲率淺近之效忘本原之義是何異於始皇
之踈穎而平原之失遂也超乃盱眙失容意若有避
生曰未也願安尔聽少窮我臆昔尔先君間閔抵蜀
我在童髻資其簡牘逮尔兄固父書是續念我前功
復見齒錄我乃竭其管見投以寸心道叶膠漆利同
斷金相其成書蔚爲詞林向使固不怕其德背好忘
故改行易業效尤於汝則孰爲之綴辭秉翰以成其
制度哉且夫萬里封侯立功異域榮則榮矣孰與夫
論道屬書爲世儒宗以闡父之績薄伐西戎恢我土
疆忠則忠矣孰與夫斷伐作史勒成一家以佐漢之

光向使戎狄之人或神巫之言悼斬使之耻獸心全
躍徂詐焮起吾將見尔膏身縣度之虛暴骨焉耆之
野生爲囚俘死爲夷鬼又安敢望青紫乎故子常鄙
我而不用我亦咲子身勤而事左勞大而功細也超
聞斯言俛首流汗揖客門外自悔不學卒以慙死
晨本作辰

至正丙午夏六月十有七日吳興陸文寶持所
製筆過余求文且乞一言以張其藝因書舊作
筆對一通貽之時炎氣暫息紙墨清潤而陸君
筆又佳惜余不善書不能顯其美也羽識

評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本
姓奚南唐李主賜姓李氏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
廷珪墨今之言墨者亦以李廷珪爲第一易水張遇
爲第二李廷珪墨有二品龍紋雙春爲上一春次之
張遇墨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時交
州陳朗亦精於墨可以次之 又有王君得墨柴珣
朱君得小墨皆唐末五代知名者

各處墨

元朝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有潘雲谷墨

國朝直隸鳳陽府舊城大東門有查文通墨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有龍忠廸墨上有偽造天誅
四字

常州府宜興縣有 徽州府休寧縣有

評紙

附蔡侯紙

古無紙以竹簡書之所謂汗清是也蓋以火炙簡令
汗出取其青易書 漢和帝時來陽蔡倫始造紙封
龍亭侯今來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上西有石白
是倫造紙白也

蜀牋

南部新書云唐元和之初蜀妓薛濤製小牋有十色
號薛濤牋此妓以紙爲業

歙紙

唐新安郡宋歙州也今直隸徽州府歙縣是也其紙
有麥光白滑水翼凝霜之因今績溪縣界有地名龍
鬚者紙出其間

澄心堂紙

宋朝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畫多用澄心堂紙
歐陽公謂南唐澄心堂紙極佳但不知所出

西山觀音紙

國朝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抄紙最厚大而好者
曰觀音紙 連七紙尤妙

廣信紙

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奏本紙最妙

常山紙

浙江衢州府常山縣有榜紙中夾紙 奏本紙次於

鉛山

英山紙

直隸廬州府六安州英山縣出榜紙好作紙帳

撫州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有小賤紙

紹興紙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有大賤紙一種至厚一種稍薄

印色

用真麻油半兩許入草麻子十數粒搥碎取白仁同煎至黃色去草麻子將油拌熟艾令乾濕得所然後入銀硃隨意多少以色紅爲度更不須用帽紗生絹之類襯隔自然不沾塞印文而又不生白醭雖十年不燬一法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今內府用寶以蜜

佐常以前法用之久而滯易之以氈鬆而不佳又
易之以紗頗妙久而堅不可用然不若調硃以手
粘上圖書者絕妙絕妙凍月宜溫之可也否則必
糊塗矣

又見楊東里先生用煎餛子清油勝於草麻油或
自以麵爲大丸煎湯亦佳然凍月用之又在已
之活法也

法糊

用瓦盆盛水以麵一斤糝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
十日以臭爲度瀝漫麵清水蘸白芨半兩白礬三分

去滓和元浸麩打成濃糊入桐油黃蠟芸香等各三錢重就鍋內打作一團別換水煮令熟去水傾置器內候冷日換水浸臨用以湯調開

書燈

讀書須用麻油點燈蓋麻油無烟不損眼目但恨其易燥每香油一斤入桐油二兩和之則難乾又辟鼠耗若蔓菁罌粟油紅花油每一斤入桐油三兩以鹽少許置燈盞中亦可省油以生姜擦盞邊可不生滓暈以蘇木煎燈心曬乾炷油可無炆

書窓

讀書須用明窓淨几以油紙糊窓隔則明

造油紙訣云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半匕桃枝撓用似神仙又桐三麻四不須煎十五草麻去殼研定粉一分和合了太陽一見便光鮮

收書

收藏書籍之法當於未梅雨之前晒取極燥頃放書櫃中以紙糊外門及周隅小縫令不通風卽不蒸濕古人藏書多用芸香辟蠹今之七里香是也麝香收書櫃中亦辟蠹 一法用樟腦亦佳

收畫

亦於未梅兩前晒眼令燥緊捲入匣中厚以紙糊匣縫務令周密過梅月方開則無蒸濕之氣蓋蒸濕自外而入故也 匣須用楸木梓木或杉柴之類爲之漆外以黑光裏面以用漆也

點書調硃法

銀硃不拘多少入少許藤黃用水研勻以點抹揩擦不落爲度多用藤則反黃矣却勝於用膠并皂子膠調者遠矣雖久亦不臭敗 一法用白芨水研硃亦佳 肥皂子浸水次之 銀硃用四川心紅杭州散

研 金陵片硃最妙 四川井口砂雖紅生砂不佳
江西樟樹鎮硃多雜以紅土不好

造雌黃墨法

用雌黃研細以水飛過澄清去水用秦皮梔子皂角
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廣東黃明牛膠半兩同煎汁
和雌黃作餅子陰乾

雌黃有二等調漆者妙

造硃墨法

藥汁如造雌黃墨法此却用好銀硃 今蘇州府崑

山縣

藏墨法

用熟艾和墨收遇梅月藏月過石灰中不蒸佐常用
炉灰收最妙 凡墨厚者可以久藏其薄者不耐風
寒故隨研隨破雖久藏不動亦不耐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九

終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黃正位

黃叔重校

古今誥勅題跋

跋馮君家藏唐誥

宋朱文公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城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出執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

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卽西畿其
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卽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
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卽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
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
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
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
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畧之也夫以閩
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
馮君又能爲之領率卒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
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爲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

中出以示子且言君之後散居劔邵之間爲三大族
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
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
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唐誥後

元金華黃晉卿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
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尚書大曆
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
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
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

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縉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畧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宋高宗賜羅尚書手詔 元金華宋景濂

右手詔八十四字蓋思陵所賜新安公汝楫者也按
宋制凡羣臣上章有所陳乞允則就章後批之謂之
批荅不允則別降手詔謂之御筆其字乃內夫人代
書璽則用書詔之寶或上自御翰墨以賜之者謂之
親筆璽則用御書之寶或用帝筆印記及花書此詔
蓋所謂御筆者也汝楫自右諫議大夫遷御史中丞
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乞補外
不允及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又陳乞如前不允久之
始除龍圖閣學士出知嚴州秩滿請祠遂提舉太平

興國宮以卒詔云擢冠常伯進讀經幃其殆紹興末
年爲尚書兼侍讀之時邪汝楫十世孫宣明能藏此
詔於二百餘年之後近雖更兵火亂離他物喪去殆
盡而片楮獨存宣明亦可謂賢矣羅氏之子孫尚當
寶之如商伯乙鼎周淮父卣以繼宣明之志哉

唐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太常伯故詔云然也
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做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
臣鄭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
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上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

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邪
大中叅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
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
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
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卽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
命今內批所謂肅清舊攘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
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一府議不合故
上戒飭之也逮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

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祀而歸此批之頒當在
未罷相前歟日間爾予道出歛上朱徵君持此卷至
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
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
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
夫人批皆議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
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
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楊將仕廕補勅牒後

將仕郎崇寧所定七階選人之一係宋初判司簿尉

也須三任六考用奏薦及功賞乃可升改而以之任
子者則自朝請大夫帶職奉朝郎以上皆可得之故
烏傷楊公埴官淮西安撫司主管机宜文字時會明
堂大禮遂以朝奉大夫奏補其子鈞將仕郎蓋咸淳
五年九月十又八日至九年二月其勅始下惜乎國
事日非而將仕君不能歷仕以至於改官也今觀其
諸孫芾所歲尚書吏部所給勅牒猶可想見一代之
制而其階級之嚴甄別之精皆堪爲後世法不但孝
子慈孫之宜寶秘而已勅後有員外郎李姓侍郎劉
姓署 考其時言之李當是李澤以文字著於時劉

當是劉良貴政尚嚴猛嘗承賈魏公風旨鞠京學生
葉李而刺配之者謾及之以俟該洽之士正焉

跋顏魯公書殷氏誥

右魯郡顏允南官國子司業時贈其母殷氏蘭陵郡
大夫人誥一卷乃允南之第四第司徒魯公真卿所
書蓋公自蓬州召還遷尚書右丞之日也唐人最重
告命往往令工書者爲之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
王已下官詔宰相張九齡裴曜卿李林甫朝士蕭嵩
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
百匹餘官二百匹其愛重之意可見公尤號能書者

故所受刑部尚書馮相太守太子太師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世猶或傳之不特此卷而已也然寶應元年四月丁卯唐肅宗崩已巳代宗卽位明年七月壬子改元廣德使此告下於七月壬子之前則可稱寶應二年今乃在十一月之一日是屬於廣德之元年矣不知何以復云二年况寶應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奏上不應經一歲之久至是而始降下也又以裴遵慶苗晉卿歷官證之歲月亦微有不同豈或二年之二乃元字之訛乎且書告之式自天寶以來官則書名令史則兼書姓元載時秉鈞軸而書其姓亦似

更筆之誤此姑寘之竊意告命乃當時所給決不應有差第恐後來作史者之失真耳然改元重事史家一不應不謹也詳疏於此以俟博古之士問焉允南字去惑其卒以寶應元年十一月十日是告之下當不及見之矣卷首字多磨滅其存議字上字當是正議大夫上柱國其存鄉縣等字鄉字上當闕封金二字蓋允南自司封郎中封金鄉縣男也復井及之至若字畫之美精神飛動當爲公平生所書第一不待贊也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六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卽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欽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祿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所

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
朱名勝非謚思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
蹕淮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
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
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
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
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
爲右僕射是月綱卽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
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
僕射繫銜非潛善而兩僑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

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者稱守官階
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王和誤國真奸
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
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唯
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
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
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
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
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
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

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
先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
以解讀者之疑云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辭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
以古錦裝演成卷請漁爲之題識漁不敢讓因疏其
事而歸之其二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
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
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
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

御書直學士則景德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之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迂公嘗爲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郎而陟中行郎中此超迂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

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二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偉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迂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關故以學士兼之偉當是楊偉時與歐陽修胡宿趙槩楊察並爲學士也其二云左右僕射而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爲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爲宦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爲二公也其二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尚書司封員外郎克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吳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職事者也其公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爲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二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祗事也其二云都事高允迪

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
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二云至
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爲嘉祐元
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太廟辛
郊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
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
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上末學之所褒贊姑以舊聞
疏之如右文直質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
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
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黃帝時以秋官爲白雲公迂刑

嘗故行詞者授其故事云

題顧拙軒誥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誥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修職郎滿三考閔陞令錄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鹽楊差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錄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告之首當有十幹暨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

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楷書當行守分
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等官告命照會亦
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
六世從孫琢玉爲軸重加裝褱持以相示故爲詳書
之以備當時興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
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
哉

題王魯公受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
月二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

公由樞密使拜相十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出
判衢州尋卽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 月

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是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
一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爲庚戌之歲詔之
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旣薨十閱月後何耶
宋自宣和以前未有旣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
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于位其家已發哀卽服降
旨給膊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爲之告廷出命如
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爲言終
不能行而止此告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

者也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履及益高冲致永
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爲後來補
授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
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前
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
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雅飭君子也持卷
索題甚切會病疔新起精神昏昧謾掛漏而書之洪
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後學宋濂謹識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諸

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藁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篔成所題定爲唐人書詹君旣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濂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爲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爲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爲命藁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縉雲下無高祖

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遡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
缺文爾徵之大詔令蘿圖琬琰集文粹文范諸書其
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瀛竊按正史雜史
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
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
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藁本之筆
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
既書二十六日巳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
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
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爲登善所書登

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贊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求寶之

跋宋太宗御書

王子克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

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辭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蓋御寶批也習點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接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

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卽趣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馬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禱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

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
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
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
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也惟十一
年劉錡屯濡湏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却與札中語合
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爲秦檜所誣且置之
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
事旣昭雪其子霖以爲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
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
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

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姦檜之計
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
何尤焉

跋陳彥弼誥

蘇平仲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
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叅軍以元祐三年五月二十
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勅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
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之賢才勅後
署名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爲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旣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

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郎行司
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劉敬魯
肇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
宣各二斷來章批荅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
獨傳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
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勅小
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
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
文彥博爲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
依舊以師相起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

關也頌者姓蘇氏延慶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
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公由刑部尚書進
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遷給事中與我先文定
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字
文員外節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教今放免積
欠者黃左司卽庭堅之叔父嘗體勘蜀茶者周考功
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
列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上多士殆不是過矣
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
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

慈孫無窮之思而已乎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上三十
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
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高延昭恃勢犯法公
窮治之不少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
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
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
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
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克和

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
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真
祕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
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卽授以天下兵
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卽位南京命公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
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
守兼開封府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
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計
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

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
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
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
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使
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帝
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縷之線
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
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忌之
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
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旣薨而宋境

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彌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微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於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歿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三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跋歐陽文忠公官告後

胡廣

右歐陽文忠公慶曆三年知諫院官告一通大學生歐陽齊箴之甚謹求當時名公識其後謂廣生公之鄉亦欲求一言廣辭謝久之以爲公之學問文章存乎著述垂於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公之政事名節載諸史傳是皆與天地相爲悠久顧廣何人而敢輕言也哉蓋亦無庸於言也所可感者世近代移自慶曆三年至今凡六周甲子三百六十有五年而翰墨猶新不失爲歐陽氏家物豈公之靈在天有以相之者歟按公爲諫官時與余靖王素蔡襄同列皆天

下之望而韓范諸公復見召用識者以爲太平可暮
月待而小人方且目爲朋黨公當言路首著爲論極
君子小人之辨剴切當人心而人始仇視之矣昭陵
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
處得來於乎在當時人君重之如此天下後世受公
之遺澤仰公之餘光者宜何如哉獨文安公有云歐
陽公爲廬陵忠義開先又曰歐陽公廬陵之元氣也
斯言至矣用僭書此于卷後使歐陽氏之子孫益知
重此而無忝於公可也

書宋黃衮官告後

石宋末嘉黃公衮官告三通其一勅進士出身授左
迪功郎任饒州司法參軍三考以舉主例轉階左從
事郎其二由左從事郎歷任滿七考以舉主奏改左
宣教郎充光州州學教授其三磨勘轉左奉議郎權
通判均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前告
紹興八年五月八日趙鼎奏檜曾開並列職名後二
告失去年月則是檜加太師時在十二年九月獨列
其官銜無趙曾名已爲檜所竄逐自時厥後檜獨用
事正國步艱難之秋君子垂首喪氣之日齷齪之徒
一言契合卽位顯要士大夫一言異已卽見斥逐如

黃公衮在當時舉之者非一人其才猷不見超用終始一郎官而已知非附檜者使其如鄭仲熊輩則名位可立致其不位通顯宜哉雖抑厭於一時而發之于悠久視彼歛然而焱忽然而熄者相去遼絕今公之八世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宗豫以是告示余其家君思恭先生題識其後甚悉既嘗失之復歸于黃氏若有物以相之者誠有可感也非八世澤之遠則幾何而不淪於煨燼乎然則其可不知所重哉昔王大令以青毡爲舊物尤重愛惜矧此告乎黃氏之子孫宜世寶之可以驗其先德也

跋唐誥

楊士奇

右唐弘文生鄧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
開元二十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
集衆告之然後類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
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
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不云僕射
者開元中改僕射爲丞相也弘文館隸門下省生凡
三十人時試人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爲
中經易書春秋公穀二傳爲小經其試弘文生一大
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

或時務策五而經史皆試策也此名嵩者蕭瑀從曾孫嵩者淮安王神通玄孫豫者席豫寬者裴灌從弟景融陸象先弟及韋恒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傳有可稱惟陳希烈在姦臣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考世所傳盛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否此告書者及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泰和令吳埜遂考而識之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官江西時嘗倉卒

失焉後二十有三年迺復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
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卽此詔
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
太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
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
在潭期歲夫以公平生愛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辭旨
深厚誠要義激庶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
公之大忠在於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
之耻而當時文武大臣斷七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

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興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歟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曆三年歐陽公修知諫院所授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二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俱爲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鬯達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

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
永保之也余以齊邂逅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題宋歐陽修謨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
此誥其褒恤之命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
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絳言和議
何兌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
遠竄雖不死上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
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
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

不與慟也

跋黃檢法告身後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黃衮歷官告身三通公七世孫性什襲唯謹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余求題余考其時其人不能無慨焉者第一通紹興八年公為饒州司法叅軍時所授是年三月秦檜自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五月王倫使金還檜力勸思陵屈已主和議左僕射趙鼎持不可叅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檜使臺臣劾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繼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以
上疏極論和議不便乞斬檜等遂遠竄侍郎魯開亦
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書胡交修先以母老求去
皆在八年鼎以下諸賢當時國家所持以爲元氣者
一旦盡逐之蓋自是和議遂定而天下之事變矣後
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二通改左宣教郎
充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年蓋前年十月
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兼權
叅知政事十七年正月罷僉樞而真爲叅政第三通
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時所授當是紹興二十三

年蓋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僉書樞密院事次年十月遂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變矣若谷與樸柔佞檜拔之散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默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兄弟黨檜靡所不爲周三畏親佐檜殺岳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正直敢言志同趙鼎陳橐薛徽言皆以非和議見嫉於檜用未久而輒斥嗚呼親小人遠賢臣宋之不復振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爲深慨者也然當檜勢燄赫奕時奸邪阿附之徒一言苟合自散冗超躋華要如鄭仲熊輩者多矣黃公以紹興壬子張九

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二十餘年猶卑也。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繇紹興二十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性恂也。篤行以承家啓後爲務用。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淮起科日登清華駸也。光榮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卷三嘆遂爲題此。

跋傅氏戶券後

宋景濂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平金越十有九年

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賢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爲鞏昌會寧令云

元太宗皇帝御製宣諭後題

太宗卽位之五年新建國子學于燕京御製宣諭二通其一通諭奪羅解等及十校下管匠等官方是時遣蒙古子弟一十八人來習漢人語言文字復掄漢人子弟二十二人攻習蒙古言語弓箭命提領陳時

可擇二名儒管勾并主守孔子廟道人馮志亨選秀士二人通儒道人二人分作四牌子教讀不帥教者以簡子量筭之更權用燕京真定曆日銀建立夫子廟兩廡及肄業之舍其子弟日給米人一升麵如之肉一斤晚同給酒四缶家糧之給亦一升土箸者皆不與又於降戶每人撥小蒼頭一名以奉使令此蛇兒年六月初九日所頒也其一通諭受學諸弟子員習漢人文書之外兼諳匠氏藝事及藥材所用彩色所出地州郡所紀下至酒醴麴蘖水銀之造食飲烹飪之制皆欲周覽旁通仍戒飲酒不可有違而於習

讀之事尤諄也所頒之年月與前同不書何日意稍
後於前亦不過旬日爾後十六年當定宗崩之明年
己酉十月望日夫子廟住持賜紫知觀李志元始襲
樂石今重玄子葛志仙刊置學中其左方序列四教
讀弟子名蒙古必閣赤自禮古魯真以下凡十九人
漢人必閣赤自文宣奴而下凡二十八人所謂必閣
赤者譯言書生也其數比舊有所如者續有慕效而
來者耳又列羅劉二通事不著其名又列宣授蒙古
必閣赤四牌子總教馮志亨宣授金牌提舉國子學
事中書楊惟中御前宣議國子學事仙孔八合識李

志常三人銜名所謂八合識譯言師傅也惟中部楊文肅公從事征行勞烈甚著餘若志元志先志亨志常則皆黃冠師當時制尚淳質混儒道二者爲一不復異別有合於老易同用之旨厥後勛碩輔頗有爲道家所薦而起者濂謹按蛇兒年六月九日正金哀宗天興二年癸巳六月壬午也金自宣宗以貞祐二年五月壬午迁汴三年五月庚申燕京入我職方至是垂二十載立學以教胄子固惟其時然竊獨怪是年王師南征圍汴蹴蔡決策制勝日不暇給而我太宗乃以教育英才爲先務而其爲教又能達理事不

二鑿上見諸實用神謀睿筭度越前王天縱之聖爲
不可及已列聖有作益修成均養士之制百年以來
遂用人文化成天下茲蓋其權始也興者歟石刻今
歲京師與御賜祭宣聖王竿皆提舉學事者司之每
當代云出以相傳且繫其名于藉非惟不忘其本先
蓋亦慎之至也漁因得而備記之俾覽者知祖宗垂
意學校文運之興殆非一日而纂修史臣或得以參
考焉

書穆陵遺骸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玄妙高上言欲毀宋會

稽諸陵江南摠攝楊輩真如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爲
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實器以諸
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頭以爲飲器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
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階汝納
鑿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
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
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云

恭題

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綱等六人以歸省其親
為請

上欣然可之明日 陛辭 上親製勅符諭之且命
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
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
待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
康王之陳君誥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
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昔
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

上所親製者其有也親製或有之求其誨諭諄切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

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焉可不盡心也 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爲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循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

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恒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具官宋濂拜手謹題

跋宋誥

楊士奇

建寧府照磨臨江謝良翰出示所藏先世宋嘉祐二
年贈官告勅一通蓋良翰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
外郎通判衡州用郊祀恩贈其父少連殿中丞者也
堪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皆同年友終
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誥勅蓋屢歷世變
獨存此耳其書員外郎知制誥絳者謝希深也學士
中書舍人偉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
者呂正獻也獨吳奎書姓當時臣僚於御下但書名
各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蓋自丁度盛度始此誥至
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

之賢敬識而歸之宣德六年冬

右貴人押字跋

王魯齋

我思古人嘉言善行不能盡識也每見其一點一畫未嘗不玩味其意趣注心高仰之寶祐癸丑得此碑於鬻書人異哉人之癖好也何彙萃者不憚其勞何刻石者不吝其費是果何益於世哉予則因可以觀人物亦可以觀世變蓋古人之押字實書名而花之後世乃不然與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於數畫之中字者與人同未足以深知其人押則我之所獨人焉瘦哉予觀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

本下要論卷之十一
三十一
既不失其製押之原而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特此法未易盡識之耳以大畧言之凡氣稟之重厚輕浮心事之坦夷巖險趣向之邪正力量之強弱皆可見也既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諸人固無足取觀其押字莫不恠詭飄揚傾欹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我國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簡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棄之亦必求其本也嗚呼是雖筆墨間至淺事也其可忽諸

題宋授通直郎致仕朱棻勅牒後 胡儼

右宋通直郎致仕朱棊勅牒一通實徽宗大觀二年
八月十八日所授也棊乃今江西按察副使凌邦輝
祖母之六世祖也邦輝於故篋中得此裝潢以來求
題觀勅所云景貺備臻八寶告成凡茲有位爰舉恩
章考之當時得良玉工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
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
子信寶并受命鎮國二寶通爲八寶所謂景貺者若
甘露竹花瑞穀芝草仙鶴麒麟之類不一而足帝以
是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大赦蔡京表賀
符瑞遂加京太師故吳潛朱棊亦得次第以致仕覃

恩勅尾所列京與梁子美何執中林摠諸宰執在當時固無足稱者獨喜得見宋三省之制尚遵唐舊使學者見之曉知故實執筆臨文不致悞也因題此卷併以識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

終